

言 论

## 《白日焰火》能 绽放市场吗?

医生元

近日,“文艺的犯罪爱情片”《白日焰火》柏林“擒熊成功”,让网友感叹,“看来悬疑题材惹人爱啊!”而对于电影从业者来说,如何让一部文艺电影既有艺术性,又有商业市场?同时,人们也期待着它能够突破文艺片在商业上的桎梏。

为什么有这样的期待呢?因为在《白日焰火》之前,贾樟柯、王小帅、娄烨在戛纳、柏林、威尼斯等国际电影节上都有所斩获,可是大都票房惨淡。比如,曾获得2007年金熊奖的《图雅的婚事》票房仅130多万元,获得银熊奖的《团圆》票房更少,只有35万元。即使一路斩获金熊奖、亚洲电影大奖并成功摘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桂冠的《一次别离》登陆中国影院后,最终也惨淡收场。这就是说,在当下的中国,文艺片是很没有观众缘的。

严格地讲,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因为文艺片不是纯粹以商业赢利为目的而制作的,也不以夸张的电影特技和匪夷所思或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来吸引观众。它很少考虑观众是否能够接受,甚至是否能看得懂。它所表达出来的东西是非常有个性的,题材的选择、镜头的运用等等都体现着导演的独特风格。比如,《白日焰火》外媒就认为它“作为一个悬疑故事,几乎让人看不懂,不太符合大众审美……”。

将影片划分为文艺片和商业片,笔者以为,这是不科学的,它违背了电影艺术的本质。电影是艺术的,电影从诞生的那天起就具有文艺和商业的属性。任何一部影片应当既是文艺的又是商业的。世上没有纯而又纯的文艺片或商业片。就是把影片划分为文艺片和商业片的当今,一些文艺片也开始注重影片的商业属性,融入商业元素,争夺影院票房。而一些商业片为了提升商业竞争力,提高影片的品质,也开始向文艺电影学习。我们引进的一些好莱坞大片,其艺术品位就不低。而“好莱坞”则是商业片的代名词。许鞍华执导的《桃姐》是一部获得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和金像奖金马奖的文艺片,可它以1200万元左右的成本获取了近1个亿的票房,其原因就是影片的商业运作。

对于《白日焰火》的票房,导演刁亦男倒是信心满满。他对媒体说:“我相信票房会比之前得奖的影片都高。我们想拍一部既有观众,又有自我表达的电影。票房当然是考验了,没关系,来吧!”刁亦男能如此自信,是有自信的资本的。在8年的筹备中,他写了三个不同的剧本,不管是在进角还是影片风格上,都尽可能平衡文艺和商业的关系。在演员上他用了台湾演员桂纶镁,而桂纶镁在内地被认为就是影片一大商业元素。在宣传上,《白日焰火》也按照商业片的节奏来。按投资方的说法,就是“往挖掘商业元素的方向去做”。

“焰火一般是在晚上放,但是一个人如果在白天放焰火,可见他的决心有多大,他想挽救某种东西的决心有多大。宁肯你们看不见,这个焰火也会努力地绽放,它其实也许比夜晚的焰火更美,更富有真正的希望,真正的温暖,真正的复苏。”这是刁亦男对影片名字的解读。但它更像是一位坚持电影艺术的电影人的内心独白。如果这样一部有文艺姿态的商业片能让电影市场在“白日”看到“焰火”,那么文艺片在商业上的桎梏或许会被突破。

## 小戏迷的寒假生活

2月12日,安徽省淮南师范附属小学洞山校区,11岁的学生杨晨潇在家练习京剧唱段。杨晨潇在上幼儿园大班的时候,一次偶然的机会报名参加了淮南市小百灵少儿京剧培训班。从此,她把自己大部分业余时间都投入到京剧表演技艺和基本功练习中。

今年寒假生活时间短,杨晨潇每天早起,有计划地练习戏曲技艺,完成寒假作业。通过传统京剧的学习,各方面素质得到综合发展,参加全国少儿京剧大赛并获奖。她认为,做任何事情,只要坚持不懈认真学习,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

陈彬/CFP

本报讯(记者赵亮)2月19日,记者从“中国广播电视台电视剧编委会”获悉,由该协会副会长评选出的“2013年中国电视剧优秀作品”评选结果揭晓,由王宛平编剧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王丽萍编剧的《我家的春秋冬夏》、彭三源、耿旭红编剧的《无贼》、汪海林编剧的《楚汉传奇》4部原创作品,及郭中改编的《门第》、陈桦改编的《推拿》2部改编作品获得优秀作品称号;另有6部原创作品、两部改编作品获得鼓励作品称号。

据悉,本次作品是从2013年编剧会员在

关注

在某知名音乐网站,修骏谱写的那些获奖的歌曲作品,大多数搜索不到。除了《咱们工人有力量》、《我为祖国献石油》等几首老歌,熟悉工人题材音乐的听众更是寥寥。然而,一个有着数亿人口的群体,不会不需要能够表达他们内心情感的歌

# 工人歌曲 多少落寞惆怅?

## ——“工人作曲家”修骏的创作心路



本报记者 邓崎凡

见到记者后,修骏拿出一个文件袋,里面厚厚的一沓是他从上世纪70年代起从事音乐创作以来所获得的证书、有关他音乐创作报道的剪报。引起记者注意的是一张由中音著作权协会寄来的“2011年版权费”,从这张清单,可以看到他创作歌曲被演唱的次数,“新加坡35次,台湾1次”,是清单上这位作曲家1992年创作的一首工人歌曲在2011年被演唱的总次数。他笑着摇摇头:“内地一次没有。2013年的还没寄给我,2012年的我保存的不完整,但内地也是一次也没有。”

从上世纪70年代在工厂车间的黑板报上创作出第一首工业题材歌曲《火红的车间》起,到近新创作的《师傅》获得政府大奖——“群星奖”,修骏创作的300余部(首)作品很多是工人题材。从企业文工团到工人,再到市歌舞团,最后再到工人文化宫,经历过人生事业的起伏。如今,自称是“工人作曲家”的他收获的更多的是类似清单上“内地一次也没有被演唱”的无奈和落寞。修骏说,这种尴尬不属于他个人,这是工人题材音乐创作面临的窘境。

演唱的工人题材歌曲太少

“前些天,偶然下载了一首歌《小小螺丝帽》。百度查不出这首歌是哪年出的,只能知

道这首歌有几十年历史了。其实不用百度大家也知道这首歌是很老的歌,因为只有那个时代才有人为我们工人写歌……”这是“天涯”网络论坛里,一位网友发出的帖子。

2011年,在新加坡演唱了35次的那首歌叫《脊梁》,当修骏在网上搜索到歌名时,他赶紧戴上耳机,仔细听了一会儿,高兴地说:“没错,就是这首歌,不知道是谁放到网上去的。”而在某知名的音乐网站,修骏谱写的那些获奖的工人歌曲作品,大多数搜索不到。

“别说普通人,你去采访那些经常进工厂慰问演出的歌手,除了《咱们工人有力量》、《我为祖国献石油》、《金梭和银梭》等几首,他们还会唱哪些?”谈起工人题材音乐,修骏反问记者。

许卫东是某国企的工会主席,每年组织、参与的大小慰问演出有十多场,在他印象里,演员们演唱的工人题材歌曲“就那么几首”。有一次,企业组织歌咏比赛,工会希望参赛者能选择工人自己的歌唱,但是选来选去,竟然没有发现一首适合独唱的歌曲。

采访中,记者问修骏,在北京,除了他,还能不能采访到从事工人题材歌曲创作的音乐家,他扳着手指给记者计算:2002年恢复了“北京职工音乐创作中心”后,团结了一些企业文艺工作者,“首钢”有三个、“中铁建”有一个、“中建”有一个……数来数去,这些半专业音乐家没有凑够一把手。

### 以前情况不是这样的

如果只看修骏的简历的话,你也许不能相信这位屡获奖项的作曲家会对自己所从事领域的创作状况如此忧心忡忡。去年底,在文化部举办的第十届中国艺术节上,由他谱曲的《师傅》,获得政府大奖——“群星奖”,这也是中华全国总工会推荐的音乐类唯一获奖作品,如今,这首歌成为北京职工艺术团基层慰问的必唱曲目。

有一件事修骏记得很清楚,去年五一,他随艺术团去北京的一家企业慰问演出。演出结束之后,这家企业的工会主席专门找到修骏,说他们老总听到《师傅》后,非常喜欢,希望修骏能留下乐谱,让工人学唱。

这样的荣誉对于工人题材的音乐来说,显得少了些。

以前的情况不是这样的。修骏创作的第一首歌名为《火红的车间》,回忆起当时的情况,这位长相儒雅的作曲家连说带比划,打开

的话匣子一句接着一句。“那首歌是我在和工人们同吃同劳动创作出来的,发表在车间的黑板报上,发表了之后,就带着工人们一起唱,讲的都是工人自己的事,大家都喜欢。”他一改刚才谈论工人题材音乐创作困境时的忧虑,两眼盯着记者,一脸笑容,仿佛回到了当年。

在修骏看来,工人题材歌曲创作的黄金时期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和改革开放的初期,“你看看,现在耳熟能详的《咱们工人有力量》、《我为祖国献石油》、《金梭和银梭》、《美丽的金眼睛》等都是那个时候创作的。”

“五六十年代,正在建设新中国,工人阶级的地位空前提高,工人身份在社会上也是‘高人一等’,自然不缺少歌颂。当时的工人歌曲旋律激昂,也是时代特征的体现。”修骏这么解释。

### 无可奈何花落去

对于后来工人歌曲创作的低谷,修骏有“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惆怅。

“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讲市场了,听流行歌的越来越多了,之前进行曲风的工人歌曲也开始了转变,注重表达内心细腻的情感,但始终未达到当年的辉煌。”

“讲市场”带来的工人题材创作队伍的分化:“写工人歌曲的积极性不高”,这在修骏看来是一个大问题。社会上,创作一首歌曲少则

卖几万元,多则十几万元,“北京职工音乐创作中心”组织的组歌征集,每首歌给了作者3000元。而工人歌曲征集评比,获奖大多也仅是个“精神奖励”,拿不到一分钱。

“创作本来就少,创作出来的歌曲又很难找到人唱。”修骏说,工人题材的歌曲,知名演员不愿唱,媒体不愿播,传不到听众的耳朵里,宣传推广的不力造成了工人题材歌曲创作演唱的恶性循环。

修骏没有说出来的是,“讲市场”之后,“工人”也逐渐不再是一个“高人一等”的身份了。

### “工人歌曲不会过时”

“退居二线”的修骏没有闲下来。他忙着牵头组织一个职工音乐协会,在他的设想中,联系、组织工人题材歌曲创作是这个协会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修骏给记者数起来,陕西省的某人还在搞工人题材创作,江苏的某地成立工人歌曲创作小组,某企业的某人又在问他协会什么时候正式成立。

“工人歌曲不是没有市场,也不是没有人愿意创作,更不会过时。”他始终认为,工人题材歌曲的低谷是因为缺少组织、缺少推广和缺乏支持。他心头存着这样的一份认识:一个有着数亿人口的群体,不会不需要能够表达他们内心情感的歌。

修骏给记者数起来,陕西省的某人还在搞工人题材创作,江苏的某地成立工人歌曲创作小组,某企业的